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15

2009年3月4日

\*\*\*\*\*

## 革命遺跡隨想三篇

北京語言大學 謝小慶

### 一、井岡山隨想 — 為什麼爹爹表叔不怕擔風險

2003年8月，我參觀了井岡山。井岡山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和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在這裡堅持了數年的武裝割據。

井岡山既是重要的革命歷史遺跡，也是一個山青水秀、風景如畫的旅遊勝地。崇山峻嶺，蒼松翠柏，竹林片片，溪水潺潺。飛流直下的瀑布，隨處可見。喧囂的水聲，在山穀中回響。

井岡山是一個旅遊景點，但與其他的旅遊景點不同，井岡山是一個具有濃厚政治氣息的地方。到處可以見到毛澤東同志的畫像，到處可以見到毛澤東同志的手跡，到處都響著在別處很少可以聽到的關於毛澤東同志的頌歌。

我參觀了毛澤東故居、紅軍醫院、紅軍造幣廠等多處遺址。

通過參觀多處革命事跡陳列，我得到兩個突出的印象：

第一，許多烈士犧牲時都很年輕，不過 20 出頭。本來，他們可以像我、像許多中國人一樣，享受更多的人生歷程，體驗更多的人間美好。但是，他們卻為了理想而過早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許多井岡山上的革命志士都不是“逼上梁山”、“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都是富家子弟，都曾經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都曾經有更平坦、更安全的路可走。毛澤東曾經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朱德曾擔任國民革命軍 11 軍副軍長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長；周恩來曾擔任黃埔軍校教導主任，國民黨的許多高級將領都是他的學生。他們本來都可以穿西裝、蹬馬靴、繫皮帶，過一種體面而高貴的生活，他們都不一定非要和“泥腿子”們混在一起穿草鞋、吃紅薯、鑽山林，承受流寇生活的艱辛和危險。

他們為什麼要選擇這樣的人生道路？理由只有一個：理想。建立一個沒有強權、沒有壓迫、沒有弱肉強食的人類社會的烏托邦理想。烏托邦理想在人類歷史上已經綿延數千年，我相信，烏托邦理想永遠不會從人類歷史上消失。

盤桓在這些低矮、陰暗、潮濕的遺址中，在我心中反復出現的旋律是《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腔：“為什麼爹爹表叔不怕擔風險？為的是，救窮人，救中國……做事要做這樣的事，做人要做這樣的人。”

盤桓在這些低矮、陰暗、潮濕的遺址中，我想到了居里夫人。當經過千辛萬苦分離出鐳元素之後，她放棄了專利申請，將這一科學發現無私地奉獻給人類。居里夫人在回應一些朋友善意的批評時說：“人類的確需要注重自己實際利益的人，他們努力工作，謀取自身的利益，而且與人類普遍利益不相違背；但是，人類也不可缺少具有理想主義的人，他們追求大公無私的崇高境界，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無暇顧及本身的物質利益。”

盤桓在這些低矮、陰暗、潮濕的遺址中，我還想到毛澤東同

志在題為〈論聯合政府〉的報告結束時所說的一段話：“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

想到這些，我莊重地在井岡山烈士陵園獻上了一個花圈，表達自己對那些為理想而獻身者的敬仰。

告別了井岡山，回到校園，又面臨繁重的工作，又面臨種種的困擾。但是，我的心境已經有所不同。由於在井岡山汲取了理想主義的滋養，我會以更積極、更平靜的心態去面對自己將要面對的一切。

## 二、婁山關隨想 —— 敢問路在何方

2004年7月底，利用在貴陽參加會議的機會，我遊覽了紅軍長征途中的一個重要戰鬥舊址婁山關。

站在婁山關上北望，山勢奇拔陡峭，異常險峻，確實屬於“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形，確實屬於兵家必爭的咽喉之地。1935年2月底紅軍對婁山關進行長途奔襲，經過異常激烈的戰鬥，付出了包括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在內的許多紅軍將士的生命，終於搶在來自遵義的援軍之前，攻下了婁山關。繼而居高臨下擊潰了黔軍王家烈部的增援部隊，二次佔領遵義，出其不意地跳出了在重慶坐鎮指揮的蔣介石精心構造的包圍圈，為中央紅軍爭得了新的生機。現在回想起來，仍可以感受到當時千鈞一髮的緊張氣氛。簡直不敢設想，倘若紅軍遲一步奪取關口，倘若守軍再多堅持一刻，堅持到增援部隊趕到，那麼，20世紀的中國歷史就可能會是另一番景象。

川黔邊境的婁山關被世人廣泛知曉，很大程度緣於毛澤東那首著名的《憶秦娥·婁山關》詞。這首詞是毛澤東同志在戰鬥結束以後吟成的，既記錄了戰鬥的場景，也體現了詩人當時的心情。從“喇叭聲咽”、“殘陽如血”這樣的詩句中，我們可以感受到

當時戰鬥的艱難和慘烈。1957年《婁山關》詞在《詩刊》正式發表時，作者也曾經自註：“萬里長征，千迴百折，順利少於困難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鬱的。”

在參觀的過程中我注意到，那場異常慘烈的婁山關戰鬥卻是發生在“北上抗日紅軍”的“南征”中，是一場從北向南的進攻戰鬥。在此次婁山關戰鬥不久之前的1935年1月，紅軍曾經從南向北比較輕鬆地佔領過婁山關一次。

“四渡赤水”是人類軍事史上的一個獨特戰例，長期吸引著軍事家們和歷史學家們的研究興趣。奪取婁山關的戰鬥發生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發生在“二渡”之後。按最初的戰略設想，紅軍打算在四川境內渡過長江，北上與陝北紅軍匯合。為了阻止紅軍渡江，蔣介石親自坐鎮重慶調兵遣將，計劃將紅軍圍殲於長江以南。為了跳出重圍，紅軍只好掉頭南下，二打婁山關，重返貴州。經過“烏江天險重飛渡，兵臨貴陽逼昆明”，最終“調虎離山襲金沙”，在雲南境內渡過長江（金沙江），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目標。

站在婁山關上，緬懷那些已經埋骨青山的烈士們，心中湧起思緒萬千。烈士們的在天之靈是否在為“忽報人間曾伏虎”而“淚飛頓作傾盆雨”？烈士們的在天之靈是否在為“便有精生白骨堆”而“斑竹一枝千滴淚”？我想到鄧小平1985年3月7日在全國科技會議上講的一段話：“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sup>1</sup> 從鄧小平講此話到現在，已經過去了20年。我們的政策是否已經導致兩極分化？中國是否已經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答案至少是存在爭議的。無法否認，中國在創造了經濟增長奇蹟的同時，也使“基尼係數”從隊伍的末尾走到了世界前列。

---

<sup>1</sup>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頁。

中國在充分利用了廉價勞動力優勢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低人權標準”和“低環保標準”的優勢，使中國成為全世界資本家的樂園。我們在“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也已經將很大比例的社會財富集中到很小比例的一部分人手中。

是否有必要“四渡赤水”？當年的紅軍隊伍中一直是議論紛紛。至今，歷史學家們繼續對長征歷史進行著五花八門的解讀，繼續對“四渡赤水”進行著種種善意或惡意的解讀。“南征”和“向南攻關”是否是當時別無選擇的唯一出路？對此，仍然存在不同的議論。與此相仿，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否是唯一的選擇？為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是否迷失了“共同富裕”的目標？對此，20多年來也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在1985年3月7日的那次講話中，鄧小平還講到：“為什麼我們過去能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奮鬥出來，戰勝千難萬險使革命勝利呢？就是因為我們有理想，有馬克思主義信念，有共產主義信念。我們幹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鄧小平是當年婁山關戰鬥的親歷者，他在講這段話時，或許會回憶起自己那些已經犧牲的戰友，或許並不全是空話套話，或許確實包含著幾分內心的由衷之言。

當年，追求共存主義（多數人沿襲日本人的譯法將之譯為共產主義，我認為翻譯得不準確）理想的共產黨（“黨”字在漢語中多用於貶意。其實，翻譯為“共存會”更好）人，曾經為了實現“北上抗日”的目標而在婁山關進行了艱苦卓絕、前仆後繼的“南征”。幾十年後，一些仍然心懷共存主義理想的共產黨人，克服重重困難走上了一條並不輕鬆的資本主義道路。當年的紅軍，經過在雲、貴、川的輾轉迂迴，走過曲折的道路後，終於重新回到了“北上抗日”的方向，終於迎來了光明的前途。幾十年後，紅軍的繼承者們，能否找到自己前進的方向？能否帶領中國走向光明？“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今天，“雄關漫道”仍然“真如

鐵”般地擋在他們的面前。他們能否繼續“邁步”向前？他們能否奮力“從頭越”？這是他們不該忘記的問題。

### 三、延安隨想 — 實力與榜樣

2008年8月底，我到延安參加會議，第一次來到這個神往了半個世紀的革命聖地。1937年，延安不過是一個萬餘人口的小縣城，今天，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

“滾滾延河水，巍巍寶塔山”，這曾經是我心中想像的延安形象。可惜，由於缺水，延河的河床中已經被綠色的植被所覆蓋，延水已經不再“滾滾”。與拔地而起的現代化建築相比，寶塔山也不再顯得“巍巍”。

在楊家嶺和棗園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人的舊居中，身穿制服尤其顯得美麗端莊的講解員娓娓講述那些過去的故事。從幼小的童年起，我就已經對這些故事非常熟悉，但身臨其境，種種心緒又不覺湧上心頭，心底又泛起苦澀酸甜的種種滋味。

在王家坪革命紀念館中一塊題為“邊區的十個沒有”的展板吸引了我的注意。上面寫著：

- 一沒有貪官污吏
- 二沒有土豪劣紳
- 三沒有賭博
- 四沒有娼妓
- 五沒有小老婆
- 六沒有叫化子
- 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
- 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
- 九沒有人吃磨擦飯
- 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這是毛澤東同志 1940 年 2 月 1 日在延安民衆討論大會上的講演中的一段話。許許多多曾經到過延安的中國人和外國人可以證明，這“十個沒有”基本符合當年延安的實際情況。不僅在延安時期沒有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賭博、娼妓和小老婆，而且，在 1949 年以後的很長時間中，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也基本清除了這些東西。盡管部分掌握了話語權的“精粹”們拼命地咒罵延安精神和毛澤東時代，但是，今天仍然在世的 50 歲以上的人，只要具有起碼的客觀態度，都可以證明，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基本清除了這些社會的瘡疾。

漫步在這些狹小、局促、陰暗、潮濕的窯洞，我想到抗日勝利後的延安。當時，蔣介石政府拒絕美國的調停，意欲在短期內消滅“共匪”。面對擁有美國先進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延安沒有先進的工業，也沒有強大的武裝。但是，延安擁有建設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國的理想，延安擁有對“沒有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賭博、娼妓和小老婆”的理想社會的嚮往。短短幾年，似乎虛幻的理想就戰勝了貌似強大的武裝。

我想到從延安走出的劉白羽老人。他在 85 歲時正式委託律師立下遺囑，將自己一生珍藏的文物、字畫全部捐獻給國家。在這份長達二百餘頁的捐獻清單中，包含許多舊友贈送的藝術珍品，包含傅抱石、黃賓虹、關山月、吳作人、黃永玉、郭沫若等題贈的書畫作品，包含吳大徵（清代書法家）、吳昌碩（近代書畫家）等書畫大家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具有珍貴的藝術價值，在今天也具有相當可觀的經濟價值。白羽老人並沒有將這些財產留給自己的子女，而是全部捐獻給社會。在“向錢、向錢”的旋律響徹雲霄的今天，白羽老人的行為幾乎成為絕響。在白羽老人的〈遺囑〉中，可以依稀看到延安的印記。當年，正是由於在延安聚集了一大批像劉白羽這樣充滿理想的青年，才凝聚起不可戰勝的力量，才迅速取得了全國的勝利。

我想到 1946 年從延安撤退的邊區軍民。在撤離延安的隊伍中，有我年青的父母，也有我尚在襁褓中的哥哥。那時，他們的心中是否曾有過一時的迷惘和渺茫？那時，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撐著他們踏上那前途未卜的漫長旅途？當時，他們可能都沒有想到，自己走向全國勝利的路並不像想像的那樣漫長。僅僅三年後，他們就在北京的天安門歡慶了自己的勝利。當時，他們可能也都沒有想到，走向理想社會的路途卻是那樣的漫長，60 年以後，整整一個“甲子”以後，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賭博、娼妓和小老婆，仍然遍佈中國的城市和村莊。

我想到幾天前，2008 年 8 月 27 日，克林頓在美國民主黨提名奧巴馬為總統候選人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說：“最重要的是，奧巴馬知道，只有我們自己在家中表現得強大，才能在世界上表現的強大。給全世界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我們所顯示的實力，而是我們所樹立的榜樣”。<sup>2</sup>

的確，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後迅速取得全國的勝利，不是靠自己所擁有的實力，而是靠自己所樹立的榜樣，不是靠強大的武裝，而是靠執著的理想。或許，這是延安留給後人的最重要的啟示，或許，這正是延安精神的核心。

今天，我們仍然面對著建設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國的艱鉅任務，我們仍然面臨著在中國大地清除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的艱鉅任務。此時，我們有必要認真思考延安的榜樣，有必要重新煥發延安的精神，有必要重新高揚延安的理想。

---

<sup>2</sup> 原文為：Most important, Barack Obama knows that America cannot be strong abroad unless we are strong at home. People the world over have always been more impressed by the power of our example than by the example of our power.